

用文学

许相全 © 著 Yong Wenxue
Chongxian
Shengdian de Rongyao

重现

圣殿的荣耀

——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
作家阿格农研究



新
华
出
版
社

本书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
基金项目“阿格农与犹太教传统”（批准号：
14YJC752025）资助，以及河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
版基金重点资助。

用文学
Yong Wenxue
Chongxian
Shengdian de Rongyao
重现
圣殿的荣耀

——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
作家阿格农研究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文学重现圣殿的荣耀：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格农研究 / 许相全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166-1246-0

I. ①用… II. ①许… III. ①阿格农 (1888~1970) —人物研究 IV. ①K833.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229756号

用文学重现圣殿的荣耀：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格农研究

作 者：许相全

出 版 人：张百新

封面设计：传 薪

责任编辑：赵怀志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印 制：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 × 240mm

印 数：1-3000册

印 张：23

字 数：312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246-0

定 价：64.00元

序

案头放着的厚厚书稿，是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年轻教师许相全博士的力作《用文学重现圣殿的荣耀——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格农研究》。这是在他的博士论文《阿格农小说研究》的基础上，经长期修改、增删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可以想见他在修改准备出版博士论文时那种焚膏继晷、青灯孤影、孜孜不倦的神态，因为他在求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影像，已经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许相全生于文化底蕴深厚的河南南阳，这个人杰地灵的地区曾是古代三国名相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曾出现过“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现代哲学家冯友兰以及当代作家二月河等名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宝地。他耳濡目染前贤的道德文章，发愤图强，刻苦学习，在河南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我国犹太文学专家梁工先生，从此确定了犹太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毕业后在河南师范大学任教，不久想继续深造，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跟随我一起研读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专业。

读博期间，相全淡泊宁静，潜心学术，学业日渐精进。但是由于他性格内敛，不事声张，只知他曾发表过一些论文，不知他真实水平如何。还是一次学术讲演让我对他刮目相看。那是学校研究生院和学生处共同组织的全校性学术讲座，当时网上和学校主要宣传栏都有大幅的海报进行宣传，推选他

讲演的题目为“刺客的血性和被绑架的国民性”。因事前我对他的能力和讲课内容不很了解，惟恐他临阵怯场，发挥不好，事后我才释然了。那天晚上，他表现得极为出色。讲堂里座无虚席，他给学生讲得头头是道。语言生动幽默，逻辑推理清晰，内容深入浅出，博得阵阵掌声。我因为是指导教师，负责点评，我充分肯定了他的学术观点，并因他的讲座取得了如此好的效果而感动、自豪。此后我对相全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了，对他的学术成长也更加关注了。

由于相全三年的苦读和自身先前的学术积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阿格农——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以色列作家——作为自己博士期间的研究对象。我欣然应允，但也有些担心。他的这种选择不仅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更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努力。因为至今国内对阿格农的研究仍然很薄弱。原因之一是作品翻译不够充分，大部分小说至今没有中译本，只有靠自己的外语能力一部一部地“啃读”。原因之二是相关研究专题少之又少，多年来只有9篇学术论文涉及到他的小说研究。原因之三是作家笔下的犹太“元素”、耶路撒冷“情结”、巴勒斯坦“想象”等，都是一般研究者比较陌生的领域。但是相全勇于担当，不畏艰苦，依靠自己缜密的思考，以及多年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分析阐释了阿格农在布察兹、巴勒斯坦、德国和耶路撒冷四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对创作的影响。对阿格农创作的总体过程、分期和演变以及创作题材等，进行了详细而有说服力的归纳和梳理。最后选择了阿格农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原著《婚礼华盖》、《宿客》、《只在昨日》进行文本细读和深层的文化阐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突出，一个原来在世人心目中形象模糊、难于理解、创作个性不够鲜明的以色列作家跃然纸上，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在经过了作者数年的思想沉寂、反复推敲、修改完善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阿格农研究专著，就像作者的为人一样，朴实厚重，内涵丰富，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许相全博士毕业后，回到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继续执教，在讲课之余主

持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参与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的著述，以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东方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研究”的写作。

从现在反映的态势来看，许相全的学术研究已进入正常顺利的发展轨道。我愿以此小文为其大作之序，预祝他在艰辛的学术苦旅中披荆斩棘、勇敢前行，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

孟昭毅

甲午初夏于天津师大学者公寓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学界对阿格农的研究	4
第二节 国外学界对阿格农的研究	18
第三节 研究对象、方法及意义	34
第一章 生平研究——阿格农创作的现实土壤	36
第一节 “遥远的乡愁”：布察兹时期（1888 - 1907）	39
一、布察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	39
二、家庭、教育及其他	43
三、阿格农在布察兹	51
第二节 “激情燃烧的岁月”：巴勒斯坦时期（1907 - 1913）	65
一、第二阿利亚	66
二、阿格农在巴勒斯坦	71
第三节 “欧洲都市文明的喧嚣”：德国时期（1913 - 1924）	79
一、1913 - 1924 年的德国	79
二、阿格农在德国	83

第四节	“尘埃落定，重归神圣”：耶路撒冷时期（1924 - 1970）	91
一、	1924 - 1970 年的耶路撒冷	93
二、	阿格农在耶路撒冷	98
第二章	创作研究——阿格农创作的分期和演进	104
第一节	稚嫩的声音：“前阿格农”时期的创作	104
一、	布察兹时期的创作	107
二、	布察兹时期创作与后期创作的关系	111
三、	布察兹时期的创作特点	122
第二节	感伤与浪漫：阿格农风格的雏形期	126
一、	雅法时期的创作	128
二、	雅法时期创作的艺术价值	137
三、	《但愿斜坡变平原》与阿格农风格	144
四、	雅法时期的创作风格	155
第三节	犹太民间故事的现代讲述者：阿格农风格的成熟期	160
一、	民间故事题材创作	163
二、	爱情题材创作	175
第四节	现代主义转向：阿格农风格的转型与丰富	186
一、	民间故事题材创作	188
二、	婚姻题材创作	199
三、	现代主义小说与自传性写作	203
四、	阿格农的现代主义转向	219
第五节	“灵魂的黑夜”：现代性危机的加深	228
一、	民间故事题材创作	230
二、	爱情婚姻题材创作	235
三、	自传性写作与现代主义小说	236

四、政治讽刺作品	246
第三章 作品研究——阿格农的文学世界	251
第一节 《婚礼华盖》：在过去的岁月里徘徊	252
一、《婚礼华盖》的研究史	254
二、《婚礼华盖》的文学世界：虔诚而和谐	263
三、阿格农的叙述语调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273
第二节 《宿客》：传统犹太社区的衰落	283
一、《宿客》的世界：凋敝、衰败以及渺茫的希望	287
二、叙述网络：叙述者与作者以及作品意义	296
第三节 《只在昨日》：传统与现代之间	309
一、《只在昨日》的研究史	312
二、东欧加利西亚：家、流散地与过去	319
三、雅法与耶路撒冷：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结合；世俗与传统 的对立	326
四、以撒克的死：为第二阿利亚赎罪	335
第四章 结 论	343
参考文献	348
中文文献部分	348
英文文献部分	350
后 记	356

绪 论

1966年,阿格农与另一位犹太裔作家共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深刻而独具特色的叙事艺术,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①阿格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外,他还获得过两次以色列奖、两次比阿里克奖、一次乌色什锦奖,这些都为他的重要性增添了分量不轻的砝码。他一生著述颇丰,尤以小说成就最为卓著。尽管有研究者认为阿格农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②,但他的中、长篇小说更引人瞩目。《但愿斜坡变平原》、《大海深处》、《伊铎和伊南古语》、《订婚记》、《婚礼华盖》、《一个简单的故事》、《宿客》、《只在昨日》、《直到今日》、《史拉》(未完成)都是世界小说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之作。

阿格农创作的最大特色是鲜明的犹太性,也就是获奖缘由中所谓的“从犹太民族的生命中汲取主题”。“按照阿格农的看法,现代希伯来文学不过是古代圣书文学的替代品,圣书文学的现代缺席正是阿格农创作的灵感之源。而且他也把自己看做是古代经书抄写者的继承人。”^③这里的圣书文学指的是希伯来圣经、塔穆德文献(包括密西拿、革马拉、米德拉什等)以及中世纪

① 阿格农. 婚礼华盖 [M]. 徐新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5. 548.

② 逾越节的求爱——现代外国短篇小说集. 钱鸿嘉, 潘庆龄等译.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171.

③ Linda Pavlovski ed. Twentieth -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151, Detroit; New York, ect. : Thomson Gale, 2004. 26.

拉比文学，是一条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犹太文学源流。因而，他的犹太性与犹太传统密不可分。但他并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上谈传统，而是以犹太教传统文化为根基，探讨在世俗的现代世界里，这一传统何去何从的问题。对阿格农而言，探讨犹太教传统在现代的命运，才是他写作的最终方向。尽管他对传统充满了留恋，但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让他充满了如研究者描述的“梦魇”。这种纠结的情绪不仅表现在他那些现实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宿客》、《只在昨日》中，还表现在他那一系列“卡夫卡式小说”《行为之书》中。这些作品表现出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织的气质，赋予了阿格农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也奠定了一位伟大作家的厚实基础。

阿格农的巨大文学成使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对阿格农作品的批评已经成为一项有研究者所称的“研究产业”。^①但这一“产业”远没有想象中的景气。囿于创作语言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格农研究仅限于本国或少数几个国家之内。即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产业”影响力依然有限。

1993年，有研究者谈到阿格农在美国的境遇时写道：“不像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样——他们的作品迅速成为文学关注焦点，并马上被翻译成他国语言，阿格农很少持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他获得国际最高文学奖金之后已经25年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仍然停留在原初语言上。”^②该文还指出，阿格农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引起美国学者广泛关注。在1966-1970年间，巴鲁奇·霍奇曼、罗伯特·奥特等人都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肖肯图书公司出版了阿格农部分作品的英译本，包括2部中篇和21部短篇。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具有持久价值和意义的两部英文研究著作——阿诺德·邦德与巴鲁奇·霍奇曼对阿格农生平、创作的重要研究。但其后阿格农研

^① Linda Pavlovski ed. Twentieth -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151, Detroit; New York, ect.: Thomson Gale, 2004. 2.

^② Ben - Dov Nitza. Agnon' s Art of Indirection; Uncovering Latent Content in the Fiction of S. Y. Agnon, Leiden; New York; Koln: E. J. Brill, 1993. 1.

究在美国逐渐陷入停滞。该书引用犹太裔美国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的话指出,阿格农研究是一项“文学研究产业”,但加了一个限定词“在以色列”。^①因而至少在1970-1993年间美国的阿格农研究很“不景气”。

但联系另外一段话:“阿格农的多面性写作,同时再加上希伯来语在英美大学里逐渐成为一门可接受的语言,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人们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兴趣。……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21世纪初,伴随着当时的学术潮流,关于阿格农的批评方法达到了著名阿格农学者阿兰·闵兹所说的‘复调’程度。”^②这似乎又表明阿格农研究一直以来都很热闹。国内研究者的相关论述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热闹”:“阿格农一生曾多次获奖,享有现代希伯来文学经典作家之美誉。在以色列,他的作品不仅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许多大学也纷纷开设专门课程进行研究。一批专题论述阿格农的硕士、博士论文也已面世。”^③这表明阿格农研究在以色列果实累累。

一方面是不景气,另一方面是所谓的“热闹”,阿格农研究阴晴不定的状况跟他的创作语言有很大关系。钟志清曾指出:“阿格农的语言传统主要来自圣经文学和拉比文学……他的希伯来语不仅含蓄优美、意味深长,而且睿智幽默、妙趣横生,夹杂着大量的外来语,反讽意味很强,但在理解与翻译上难度很大,包括以色列文学系的学生有时都未免对阿格农望之却步。”^④奥齐克也指出,数十年来,研究阿格农的学者们“坚持认为不通过希伯来语而试图通过其他语言来研究阿格农是毫无用处的。那些翻译阿格农的观念也被一再批判。不言而喻,实际翻译中遇到的难题自然超乎想象,学者们认定不具备专业知识是无法认读阿格农的。阿格农作品中,圣经和塔穆德的余韵

① Ben-Dov Nitza. Agnon's Art of Indirection: Uncovering Latent Content in the Fiction of S. Y. Agnon, Leiden; New York; Koln: E. J. Brill, 1993. 2.

② Linda Pavlovski e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151, Detroit; New York, ect.: Thomson Gale, 2004. 2.

③ 徐新. 阿格农及其佳作大海深处 [J]. 当代外国文学, 1990 (2): 171.

④ 钟志清. 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34.

和精妙、历史和文本的多个层面、典故和难以捉摸的重复以及如此多样、复杂和重叠的模式，即使一位老练的希伯来读者也会望而却步”。^① 又“由于阿格农是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全都致力于探讨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国际知名度。”^② 随之而来的的是阿格农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阿格农的早期创作除了德国等少数东欧国家有人注意外，他国研究者少有涉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66年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作品没有翻译为英文的时候，他在西方世界里几乎默默无闻”。^③

综上所述，采取一条折衷路线看待阿格农研究现状似乎更为合适。在以色列，它的确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但在以色列以外，阿格农研究尽管热闹，但缺乏持久性和连续性，并没有表现出与“产业”十分相符的特征。

第一节 中国学界对阿格农的研究

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翻译，自1971年阿格农作品第一次被翻译为中文至今，总共有2部长篇、3部中篇、8部短篇以及4篇散文（3封书信及1篇诺贝尔获奖致辞）被翻译为中文。另有3部译著涉及到阿格农研究。

1971年，阿格农的短篇小说《黛拉婆婆》、《千古事》由徐进夫译为中文，收入《当代以色列小说选》，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最早关于阿格农作品的翻译。1981年，短篇小说《逾越节的求爱》由钱鸿嘉翻译，收入钱鸿嘉、潘庆龄等译的《逾越节的求爱——现代外国短篇小说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篇小说《订婚记》（王润华译）、《伊铎和

① Anna J. Sheets ed.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ume 30, Detroit; London: Gale Research, 1999. 2.

② Anna J. Sheets ed.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ume 30, Detroit; London: Gale Research, 1999. 1.

③ Anna J. Sheets ed.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ume 30, Detroit; London: Gale Research, 1999. 2.

伊南古语》(宋碧云译)被译为中文,收入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由台北远东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中篇小说《大海深处》由徐新译为中文,最初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1990年02期,后收入1995年徐新等译的《婚礼华盖》。1992年,徐新翻译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收入徐新主编的《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后又收入林杉、宋桂芳主编的《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短篇小说金库(下册)》(2004)。1993年,短篇小说《离婚:一个医生的故事》(本书译为《医生和他的离婚》)由张平翻译,发表于《国外文学》93年02期。1995年,长篇小说《婚礼华盖》译为中文,译者为竑一、王银萍、齐齐、曹建新等人,由徐新统校,收入徐新等译的《婚礼华盖》,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97年,《给妻子的信》(3封)由钟志清翻译,收录于《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散文金库》(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04年,短篇小说《丢失的书》(钟志清译)、《迁居》(钟志清译)、《费尔南》(张平译)发表于林杉、宋桂芳主编《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短篇小说金库(下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同年长篇小说《一个简单的故事》由徐崇亮、郑军荣译为中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散见于各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丛书里,典型的如徐新等译的《婚礼华盖》、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

关于阿格农研究的翻译主要散见于3部译作中。最早的是1971年徐进夫译的《当代以色列小说选》的前言、序评部分。前言作者为约尔·布劳克,序评作者为罗伯特·奥特。前言部分对当代以色列文学现状进行了评述,指出了以色列建国对希伯来文学的重要意义,也涉及到了对阿格农文学地位的评价。序评部分认为亚格农(即阿格农)和哈作斯以各自不同的方法,“结束了希伯来文学的欧洲传统影响”,^①并进一步指出《黛拉婆婆》、《千古事》概略地说明了希伯来小说由旧到新的转变情形,表现出阿格农创作的两面性:

① 当代以色列小说选。徐进夫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2.

既对过去的光辉岁月充满了留恋，又勇敢地面对传统价值互相冲突的二十世纪。黛拉是“业已经过去了的世界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为阿格农“那个业已过去了的世界的独特伟大——它之将日常生活转变为特种的神圣养生法的能力，作了示范的说明”。^①《千古事》的小说世界里丧失了所有旧世界的特质，唯一能与传统相当的是麻风病人收容所。在阿姆斯特的圣城中，与神圣律法相当的是关于甘尼达他的谜样史书，充分展示了传统的现代性危机。

1991年，约瑟夫·克劳斯纳的《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被陆培勇译为中文，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中有对阿格农的简单介绍，指出他是一位横跨两个时代的老作家，是“一位描绘50年前加利西亚犹太人生活的杰出画师”。他采用旧约圣经诠释风格（米德拉什式）和神秘主义风格（哈西德式）进行创作。在描写犹太人方面，门德勒对笔下的典型人物持“启蒙者”态度，阿格农则怀有仁爱和同情，采取的是幽默戏谑的态度。“在描写复兴的新生活时，阿格农就像换了个人，这些小说中没有价值准则和追求目标，只有对以色列和它的民族生活中新的心理憧憬的清晰而精确的理解。”^②

2009年，谢客德的《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由钟志清译为中文。该书第7章《交汇点；抑或精神寓所？：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对阿格农进行了专章介绍。在对阿格农定位上，该书指出他是希伯来文学的集大成者，《弃妇》和《迷途知返》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在分析阿格农创作时，指出他面临的问题是能否把阿里茨以色列视作精神寓所，能否在这里寻求精神和物质上的一并解放。作者认为尽管他接受了第二阿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价值并以此作为品评主人公的依据，但他并没有用自己的作品来诠释思想，而是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偏离。在创作内容上，阿格农的创作背景是从20世纪早期的阿里茨以色列扩展到以前他的故乡布察兹小镇。他笔下的故乡介

① 当代以色列小说选。徐进夫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2.

② 约瑟夫·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M]，陆培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50.

于真实和象征之间，在早期记忆和后来体验之间痛苦地摆动。犹太传统、欧洲文化和现代希伯来小说都对阿格农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阿格农创作的文化根源。

该译著涉及的作品有《婚礼华盖》、《一个简单的故事》、《宿夜的客人》（本书采用“宿客”的译法）、《去年》（本书译为“只在昨日”，另有译为“逝去的日子”）、《希拉》（本书译为“史拉”）。作者认为《宿夜的客人》是“阿格农艺术达到最为精湛水准的见证”，^①“希伯来因素和欧洲因素完美地结合起来了。”^②《去年》尽管背离现实主义手法，但基本上是社会心理小说，充满纪实材料。以撒克就是流亡与救赎、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分裂的牺牲品，是无辜牺牲者，从来没有获得自我觉醒。《希拉》重归现实主义传统，是一部家庭小说，描写的是代表秩序与稳定的家庭关系的瓦解。与此相对的是家庭之外的、色情而颓废的世界，赫尔伯特脱离家庭之后奇妙而可怕的冒险让他陷入精神痛苦之中。该文也总结了阿格农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即视角变换带来的时空感知、语言的象征性和独创性、情节的特殊建构、人物的复杂性和清晰的时空背景。谢客德是以色列著名学者，在阿格农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但该书类似文学史的性质决定了涉及到阿格农的只是一些概括性结论。即便如此，这些结论还是纠正了国内研究者对阿格农的一些基本看法，提供了正确理解阿格农的思路和途径。

该书中涉及阿格农作品的一些翻译需要重新斟酌。原著中阿格农的小说为“Vehayah he'Akov lemishor”，英译本译为“And the Crooked Shall Become Straight”，该书译为“迷途知返”。考察小说的题目可以发现，它出自《圣经·以赛亚书》（40：4）：“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得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必成为平原。”国内学者徐新先生译为“但愿斜坡变平原”是较为合理的。结合小说内容，主人公最终并没有回到自己家

① 格尚·谢客德.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 [M]. 钟志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3.

② 格尚·谢客德.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 [M]. 钟志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5.

里,也不存在“迷途知返”的相关情节。因而对这一作品名字的翻译并不切合作品内容。再有是把“Sefer HaMa`asim”翻译为“善行书”。原文英译为“The Book of Deeds”(其他英文研究资料里,也有研究者译为“The Book of Fables”),因而译为“行为之书”(或“寓言之书”)更为合理。联系作品的主要内容,该小说集主要收录了阿格农“卡夫卡式”的现代寓言小说,现代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翻译为《善行书》不切合作品内容和主旨。“Panim aherot”译为“大城市”,系误译。参照谢客德原文英译为“Metamorphosis”,意思应为“变形”。在其他英文资料里,还有把这一作品翻译为“Another Face”,因而也可译为“另一张脸”。“Farenheim”译为“华氏温度”是误译,英语单词“Fahrenheit”的意思才是“华氏温度”,国内翻译者张平已经把“Farenheim”翻译为“费尔南”。联系作品也可以发现,“费尔南”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因而该书的翻译是不妥的。另一部作品译为“用我们的青春,用我们的年华”也欠妥当。按照邦德的说法,该题目取自《出埃及记》(10:9):“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谢客德原作的英译为“With Our Youth and With Our Aged”,其他英文资料里有研究者翻译为“Young and Old Together”,因此汉译为“我们老的和少的”更合适。“Hatsfard ‘im”译为“严霜”,原文英译为“The Frogs”,“frog”应为“青蛙”之意,所以翻译为“严霜”应是误译。“‘Ad henah”翻译为“如此遥远”显然也有问题。参照谢客德原文的英译为“Thus Far”,有翻译者如希勒尔·哈尔金把这个小说翻译为“To This day”,所以正确汉译应为“直到今天”。原著81页中“ha ‘omer”实为发表《弃妇》的刊物名称,译者译为“哈奥迈尔日”,显然是受到前面“the 33rd day of the Omer(译为奥迈尔日的第三十三天)”音译的误导,“奥迈尔日的第三十三天”实际上是犹太人篝火节。这些翻译中的疏忽显然是因为对阿格农作品缺乏足够了解造成的,也反映了阿格农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

二为阿格农的专题研究,共有相关论文12篇,相关研究著作3部。这里